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疏掌山林之政令者山林之地

有任農授地取升伐材及田獵征賦此官皆掌其政令也賈疏云案下文林自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此山林并云者白是山內之林卽山虞兼掌之云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者明山林等皆設守也林衡川衡並云平其守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卽大司徒小司徒均人土均所謂地守也江永云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

之人各占其地種栽草木長養魚鼈卽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令當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卽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 注云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者蕃藩之借字每物各就其地爲蕃籬界限使人不得妄入國語晉語韋注云蕃籬落也賈疏云但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問每物各有蕃界設禁亦不同云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者謂侵蕃界違時日及焚萊諸事並有誅罰設爲禁令也管子立政篇云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天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足於宮室之用薪蒸之積虞師之事也荀子王

制篇說略同云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者賈疏云案下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是使其地之民占取澤物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文亦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詒讓案占卽大宰注所謂占會百物占伐林木謂民有隱度林木之多少入賈於官伐賣之而取其贏者也官旣以林木授占伐之民因使自守其地是謂之守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者惠士奇云厲古列字玉藻所謂山澤列而不賦也古厲列同音列山氏一作厲山氏詩垂帶如厲左傳犖厲游纓康成皆訓厲爲裂漢郊祀歌泄萬里晉灼曰泄古迺字讀爲厲阮元云說文定部作迺迺者遮也列厲皆假借字案惠阮二說是也續漢書輿服

志云遮列出入文選精白馬賦李注引通俗文云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遮後鄭玉藻注亦云列之言遮列也典祀墓大夫注並訓厲爲遮列司隸注又作遮例列字亦作烈詩鄭風大叔于田火烈具舉毛傳云烈列也孟子滕文公篇云益烈山澤而焚之遮厲列例烈並通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疏**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者仲當作中凡經注四中字例皆作中不作仲輸人注約此經亦作中可證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下斬木材之法卽山虞之官法林衡亦受焉檀弓注云斬伐也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者文選閒居賦李注引神農本草云

春夏爲陽秋冬爲陰後鄭王制注說同故先鄭以春夏生爲陽
木秋冬生爲陰木云若松柏之屬者據秋冬生之木而言賈疏
云後鄭不從者案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秋冬
生不用仲夏斬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云玄謂陽木生山南者
陰木生山北者者并氏注義同此破先鄭以四時分陰陽之說
穀梁僖二十八年傳云水北爲陽山南爲陽范注云日之所照
曰陽說文艮部云陰閣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山海經南山經郭
注云山南爲陽山北爲陰爾雅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
陽若然生山南及東西通得爲陽木唯生山北者爲陰木矣云
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者阮元云釋文堅濡臧如竟反又音柔
案據臧哀音如竟反則濡本作更考工記需字如竟反陸氏皆

本戚音又音柔則仍濡字之音案阮說是也此濡與便同說文
人部云便弱也其字俗又作輓戚音得之詩大雅桑柔箋亦有
柔濡之語則濡不當讀柔明矣弓人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
需彼需當作輿此云堅濡猶彼云堅輿也凡從需聲輿聲字經
注多互譌詳輿人鮑人疏後鄭意冬夏斬木違其時則木或過
堅強或過濡弱恐不任用惟各依時斬之則堅濡適調呂氏春
秋仲冬紀高注謂是月竹木調切亦此義也凡服輶斬季材以
時入之季猶穉也服與輶宜用穉材尚柔刃也服牝服車之材
疏凡服輶斬季材者輶卽車人所爲耒也耒長六尺六寸以木
爲之耒爲耒頭之金則不用木而云斬季材者通言之耒亦得
稱輶也耒與服用材大小同故於考工同屬車人互詳彼疏云

以時入之者入之工官車人等也賈疏云以其須堅故須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 注云季猶耕也者說文子部云季小偁也禾部云穉幼禾也廣雅釋詁云季稚少也穉稚古今字云服與耜宜用穉材尙柔刃也者服與耜材小而用勞故尙柔刃也賈疏云二物皆須堅刃故斬季材少木爲之刃釋文作忍段玉裁云刃韌古今字賈疏作堅刃是賈本作刃也岳本因之陸本作刃考工記注則刃白且明也亦疏作刃釋文作忍詒讓案韌人車人注堅刃字亦作刃與此同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韌柔也詩鄭風釋文以韌爲正字但說文無此字漢人皆以忍刃字爲之鄭此注今本刃忍錯出月令注云柔刃詩小雅白華大雅抑箋並云柔刃又易革王弼注作堅切呂氏春秋仲冬紀高注

作訓初蓋本無正字故諸書互異矣云服牝服車之材者車人
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云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
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詩小雅大車云不以服箱毛傳云服牝
服也既夕禮賓奠幣於棧左服注云服車箱是牝服可省稱服
卽大車較開木其圓徑蓋當與輿人駟馬車較圍略同故亦以
稱材爲之亦詳車人疏合萬民時斲材有期曰時斲材斲材之
時也有期口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疏注云時斲材斲材之時
也者賈疏云案禮記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彼據萬民
伐木之時謂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斲材亦謂十月時云有期
日入出有日數爲久盡物者謂依其所用木之多少爲其出山
入山之日數恐其逾期多采則財物罄盡故爲期限以節之凡

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
日也疏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者邦工謂國之工事若匠
人建國營國之屬須用木材者也賈疏云上文云仲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要在仲冬仲夏
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卽取足之故也注云
掄猶擇也者說文手部云掄擇也擇束選也國語齊語論比協
材韋注云論擇也論與掄通案注云猶則鄭以擇爲引申段借
之義非其本義蓋與許異云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者
釋文云拘本亦作何案說文人部云何務也於義無取或本非
賈疏云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入又有日數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春

秋之斬木不入禁者禁卽上文之厲謂山林遮列之處以其地有守禁因稱之爲禁也 注云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者周書大聚篇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謂春不斬木也月令孟春禁止伐木季夏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云爲其未堅刃也案此經秋斬木不入禁中夏得斬陰木彼季夏禁斬伐者季夏與秋時相接秦法與周略同賈疏云上經云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非冬亦得入山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云斬四野之木可者四野平地所生之木旣無厲禁故春秋亦得入斬也賈疏云雖斬四野木至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

春云無伐桑柘彼注爰蠶食也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也疏凡

竊木者有刑罰者賈疏云此謂非莠民入山之時而民盜山林

之木與之以刑罰詒讓案萬民入山之時占伐林木者各有部

界越界私伐者亦爲竊也注云竊盜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

穴部云盜自中出曰竊書微子陸氏釋文引馬融書注云往盜

曰竊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

道路場壇疏若祭山林則爲主者卽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

澤是也此山虞爲主者謂就山林而祭之其四望總祭五嶽四

鎮兆於四郊自有祭有司主之非山虞所職賈疏云此山林在

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主謂主當祭事者也云而脩除

且蹕者賈疏云謂掃除糞灑且復蹕止行人注云爲主主辨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

六百四十九

護之也者賈疏云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其時用相禮儀者也案賈引中候注義尙未核辨卽今之辨治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護謂監視之此辨護亦謂辨治監視其事不定俱用相禮也墨子號令篇云養吏一人辨護諸門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辨辯字同說文辛部云辯治也於義亦通是辨護並辨治監視之謂也云脩除治道路場壇者檀弓注云脩猶治也又曲禮注云除治也是脩除並有治訓賈疏云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鄭云有司恆主脩除謂掃除糞灑場謂地卽除地之處壇神位之所也詒讓案祭山林亦爲壇壝營兆管子侈靡篇云若

樊神山祭之是也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
中致禽而珥焉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
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
主山得畫熊虎其初數則短也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
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疏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者
賈疏云言大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山則山虞芟萊草木於
可陳之處云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者此與獸人甸
祝爲官聯也依鄭義此旗不注羽與澤虞虞旗異今攷虞旌亦
當爲熊旗則此旗或亦有注羽兩經互文見義耳疑不必以山
澤異物也賈疏云使民得禽牲者望見之致禽於其所注云
萊除其草萊也者王制釋文引庾氏云萊草也引申之凡芟草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焚草通謂之萊詳縣師疏山田之野其地廣博山虞於其外芟草以爲田之大界毛詩小雅車攻傳云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是也其防之中擬田獵處不芟惟於防南別除地三四百步其中爲四表之地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廣各容三軍以爲教戰列陳之須此萊野蓋兼彼二者而言之賈疏偏據除教戰之地爲釋疏矣詳大司馬疏又此萊野謂芟草與焚萊別其焚萊亦山虞兼掌之故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注云焚萊者山澤之虞是也澤虞職同云辨田田者止也者獸人注云辨仆也仆而田止詳大司馬疏云植猶樹也者田僕注義同說文木部云植戶植也引申爲凡樹立之義方言云樹植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泲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云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

其耳以知獲數也者卽獸人云及幣田令禽注于虞中田僕云
及獻比禽是也旣通注虞中不知所獲孰多故又各校其所取
之左耳以知其數而計其功云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
其仞數則短也者賈疏云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士建物此
山虞是士不建物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
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
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爲旗仞數則短宜
三仞案賈兼據大司馬治兵軍吏載旗爲釋也蓋鄭意此官旣
非師都又非軍吏而得建旗者特取畫熊虎之義今攷大司徒
注旗與期聲義同故令虞官樹之田處以表獲因謂之虞旗猶
鄉師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遂人起野役亦然蓋義取表事與

乘車建旗敘爵不同又今攷定旛物爲諸旗通制則此虞旗當卽熊旗之物鄭賈說似未塙又賈引禮緯說旌旗之杠天子以下仞數亦難信詳節服氏與人疏鄭司農云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者獸人注義同說文刀部云刎斷耳也珥珥音義相近賈疏云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又云珥當爲𪔐案賈蓋以此珥與肆師小子羊人士師司約犬人諸珥字同然彼爲祭禮之事故鄭易爲𪔐此經珥爲斷耳則與𪔐別且刎珥有羊犬則用家畜不用野牲與田事之祭亦迥不相涉也賈失之引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耳者證珥爲取禽左耳之事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

疏掌巡林麓之禁令者麓釋文作𡵓案𡵓卽麓之古

文詳敘官疏賈疏云此林衡兼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案山足曰麓今爾雅無此文賈敘官及載師柞氏疏引並同未詳所據 注云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者與均人土均均地守義同賈疏云部分謂部伍有多少遠近之分也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疏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者此林衡之官計也 注云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衍林麓蕃茂民不盜竊則有賞不則罰之者據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明不盜竊者有賞也賈疏云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瀆于山虞而掌其政合法萬民入出時

日之期疏若斬木材則受瀘于山虞而掌其政令者賈疏云上
山虞官所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期於虞邊受焉注
云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
山虞云仲冬仲夏春秋是時之期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
之期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
罰之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疏掌巡川澤之禁
令者荀子王制篇云汚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
百姓有餘用也卽所謂川澤之禁也賈疏云川注賣者皆是也
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者則川
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爲漿澤漿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

榮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云而平其守者亦謂平其地之民守
川澤者之部分也 注云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中戒
之者鄭意舍卽守者止宿之處以案視守者於其舍卽謂舍其
守也賈疏云此舍其守謂川衡之官時復巡行所守之民當案
視其所守守人當於其舍申重戒勅之也俞樾云如注義則當
云以時戒其守不當云以時舍其守注義非也舍猶置也廣雅
釋詁捨置也舍捨古通用襄十四年左傳曰秦人竊與鄭盟而
舍成焉此經舍字與彼同義舍成卽置成以時舍其守猶以時
置其守也案俞說亦通**祭祀賓客其川奠**川奠饔豆之實魚醢
蜃蚶之屬疏**祭祀賓客其川奠**者與獻人隨人爲官聯也說文
兀部云奠置祭也引申之凡薦羞通謂之奠故賓客饗食亦得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十一楚學記本

五百三十五

有川與國語魯語云水虞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
韋注云水虞掌川澤之禁則卽謂川衡也 注云川與簋豆之
實魚鱸蜃蛤之屬者謂川中所產之物可以共奠者此官則共
與邊人醢人實之賈疏云鄭此注皆據醢人及邊人而言案簋
人職云朝事之饔有膳醢魚鱸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醢醢
蜃醢是蛤則魚鱸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證川與也具有
醢醢亦是川與故云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合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
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
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疏掌國澤之政令者賈

疏云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爲義故也云爲之厲禁者亦謂遮列守之而設其禁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者賈疏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 注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者謂近澤之人隱度澤中所產財物而取之澤虞因別其部分使各守其所占之界不得相侵越也云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據晉人云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塵人云凡屑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此四者皆澤物之中器用者故入之也賈疏云但萬民人澤雖無正文案王制獺祭魚然

後虞人入澤聚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皮
謂犀皮角麋角犀角珠出於蚌蛤在澤其貝亦出澤水故知之
也云入之以當邦賦者據角人羽人葦葛皆以所征當邦賦卽
大宰九賦八曰山澤之賦亦卽遂師入王府之野賦此官國澤
財物入王府不云當邦賦角人等以所征當邦賦不云入王府
亦皆互文見義故鄭取彼爲釋但依鄭大宰九賦注義賦爲口
泉彼注云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是也實則九賦當
爲地稅非口泉此經所云當邦賦者賦又當兼地稅及力征言
之二者通得稱賦也許大宰疏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注云
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而已月令云孟冬乃命水虞漁師
收水泉池澤之賦是山澤有常賦王雩云年不順成闕梁不租

明成年澤梁有租與闕市同租卽賦也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入
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荀子王制篇亦云山林澤梁以時禁發
而不稅王制則又云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諸文錯異皆與
此經不合非周制也云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者謂入賦之
餘所占取之人乃得取以自爲也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者賈
疏云亦如山虞職所云也凡祭祀賓客其澤物之奠澤物之奠
亦簋豆之實芹菹醢之屬疏注云澤物之奠亦簋豆之實芹
菹醢之屬者此蒙上川衡川奠而言亦共與簋人醢人實之
賈疏云案籩人職加簋之實有醢醢人朝事之豆有菹菹加
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奠也兼有深蒲
昌本之等故云之屬喪紀其其葦蒲之事葦以閭廣蒲以爲席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士二卷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疏喪紀其其葦蒲之事者其葦與稻人爲官職也周書文傳篇云潤溼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月令季夏命澤人納材葦注云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彼謂歲時之常其故有定時此喪紀則據用時納之不必季夏也 注云葦以閭填者稻人

注同云蒲以爲席者既夕禮云抗木橫三縮三加抗席三問傳云既虞卒哭芻剪不納注云芻今之蒲苳也又禮記云士輅蒲席以爲裳帷司几筵有蒲筵乃吉席非喪紀所用然亦當澤虞共之經止舉喪紀者文不具也蒲詳醴人疏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辨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禽而珥焉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疏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者凡王大田獵必於大澤藪若西都則於弦蒲岐陽石鼓文是其事也東

都則於圃田詩小雅車攻吉日二篇是其事也將田之前此官
則於澤田之野芟除野草爲田之大防又於防中芟除草爲教
戰之地詳山虞疏云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者此與獸人甸祝
爲官聯也 注云屬禽猶致禽而珥馬者賈疏云案山虞致禽
之義謂輸之於公當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馬以效功此云屬
禽者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別其等類每禽取三十馬若
然則致禽與屬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欲明山虞澤虞
文皆不足故互見爲義案賈說是也甸祝致禽于虞中乃屬禽
彼注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
別其種類是屬與致義小異鄭言此者明致屬事相因各舉一
事足以相該耳若大司馬注釋獻禽與致禽屬禽爲一則失之

詳彼疏云澤虞有旌以其主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者析羽
爲旌據司常文鄭意此澤虞用旌與上山虞用旗不注羽異明
以澤是鳥之所集故依其事類使建析羽之旌又案此旌亦以
熊虎之旗而注析羽凡五旗皆有注羽不注羽之別詳司常疏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屬禁而守之田之地若今苑也疏掌
邦田之地政者掌公私田獵之地之政令也與均人地政政爲
征之借字異云爲之屬禁而守之者賈疏云有禽獸之處則爲
苑圃以材木爲藩籬便其地之民遮屬守之注云田之地若
今苑也者此謂大田獵在近郊山澤多禽獸之處與山虞澤虞
所掌大田獵之地異也敘官圖人注云圖今之苑漢時養鳥獸
之地通名爲苑詳彼疏凡田獵者受令焉令謂時與處也疏凡

田獵者受令焉者亦通公私小田獵者言之凡王四中大田獵皆在四孟時祭之後蓋止以給乾豆不能給鮮也其四時大祭祀大賓客有用鮮者則臨時必於郊內苑囿田取禽獸公卿大夫以逮庶民等亦有小田獵之事月令云仲冬山林藪澤有能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彼野虞卽山虞澤虞蓋此官與彼同令之也方苞云春秋傳鄭申豐將祭請田子產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則公卿王子弟宜得用鮮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疏謂夏官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時鄉師出田法致眾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庠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案方說是也 注云令謂時與

處也者時謂田獵所宜及禽獸茁壯之時與大司馬大田定在
四中月者異處亦謂苑囿所在之地也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
者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麇麋鹿子疏禁麇卵者者賈疏云此
謂四時常禁案月令孟春云不麇不卵又曲禮云國君春田不
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者彼以春時生乳特禁之案賈
說是也庖人禽獻秋行饋膳士相見禮注亦云禮有秋獻麇則
麇非不得取但非時及它獸之麇則有禁耳云與其毒矢射者
者賈疏云其月令季春云餞獸之藥毋出九門者彼亦崇其春
時彼鄭注云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
耳注云爲其夭物且害心多也者王制云不麇不卵不殺胎
不殀天注云重傷未成物殀斷殺此天與王制殀義同賈疏云

且害心多釋毒矢射者也云麋麋鹿子者說文鹿部云麋鹿子也爾雅釋獸云麋其子麋鹿其子麋是麋子別名麋此以麋爲麋鹿子者對文則麋爲鹿子散文則麋鹿子通稱麋曲禮孔疏云麋乃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稱是也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錫釧也疏掌金玉

錫石之地者江永云井人與秋官職金聯事井人掌金玉錫石

之守禁而職金受其入征以人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

具論讓案金五金之總名詳職金疏彼職又有丹青卽染石也

又凡磬石砮石及美石可飾佩器者經言石皆足以眩之矣地

其所產之處若職方氏揚州金錫荊州丹銀雍州玉石及書禹

貢青州岱賦鉛怪石徐州泗濱浮磬揚荊金三品又揚州瑤琨

荊州厲砥砮丹豫州砮錯梁州鏐鐵銀鏤砮砮雍州球琳琅玕
之屬是也云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者亦有藩界禁令管子地數
篇云山有鐵有銀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
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此所謂厲禁也賈疏云
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 注云錫釧也者丁晏云爾雅釋
器錫謂之釧郭注白銀釧方氏注錫鐵也說文金部錫銀鉛之
屬也錫鐵也急就篇顏注錫在銀鉛之間卽今日銀也若以時
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
者之處疏注云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者淡釋文作啖云本
亦作淡案啖卽淡之譌陸本不足據占其形色與載師物地事
草人掌土化之事以物地義同知鹹淡似言地土之鹹淡然未

詳其說云何管子地數篇云伯高對黃帝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惠士奇云榮者山之精神徵爲形色占其氣知其味謂之物地知鹹淡卽知金玉金鹹而玉淡故洗金以鹽案惠以鹹淡爲金玉亦未知是否云授之教取者之處者管子地數篇山海經中山經廣雅釋地並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取之之處也卅人既物地而知金玉錫石所生之處乃以圖授其徒教使取之巡其禁令行其禁明其令疏注云行其禁明其令者掌固注云巡行也禁謂厲禁及禦止爭奪令謂采取之政法卅人主巡行其地誅其違禁令者使無失用而病民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山

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疏掌以時徵齒角凡骨

物于山澤之農者山澤亦有可耕之土其近地之民亦以率受

田是爲山澤之農大宰先鄭注以平地山澤爲三農卽據此經

爲釋山澤之農受田而耕或就地田獵畜牧則有齒角骨物等

之征也賈疏云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以其齒骨並是

角類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當邦賦之政令者賈疏云

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令以此農近山澤山澤有此骨角及齒

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採而稅之以當地稅也江永云

此爲三農之職別於虞衡問師言貢九穀者正賦也有他物亦

可代之案江說是也賈以經云山澤之農故專據田稅言之卽

九賦之地征也實則此邦賦當兼有九職之力征簡師注云賦謂九賦及九貢是也而地征則夫田之外或兼有占會山澤之地者亦別科租稅此數者或征泉穀或貢其物大總言之通謂之賦矣下羽人掌葛邦賦義並同至大宰九賦注以賦爲口泉則非經義詳彼疏 注云山澤出齒骨角物者明經徵齒角骨

物必於山澤之農因是其所出之地也云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者犀及麋鹿皆有角象則有齒四者皆有骨物可用者故特數之以度量受之以其財用骨人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量所中

疏

注云骨人漆浣者受之以量者段玉裁云浣當作瑞

字之誤也說文土部云垠以秦和灰丸而築也從土完聲許云灰者謂骨灰也通俗文燒骨以漆曰垠巾車注杜子春日軟頤

爲秦坑之秦直謂槩秦也案段說是也王聘珍曾劄黃丕烈說同秦坑蓋取碎骨以燒灰故以量受之較其多少而已不度其長短也云其餘以度度所中者斷角骨物長大者中爲大器短小者中爲小器故必以度度之若弓人所云角長二尺有五寸之類是其度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合翮羽

本疏

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者政亦當讀爲征賈疏

云此羽人所徵羽者當入於鍾氏染以爲后之車飾及旌旗之

屬也

注云翮羽本者爾雅釋器云羽本謂之翮郭注云鳥羽

根也說文羽部云羽鳥長毛也翮羽莖也案翮卽鳥翼間長羽

有莖者韓詩外傳云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不爲加下是也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審搏縛羽數束名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縛其名音相近也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疏凡受羽者山澤之農以羽來入此官則受之也注云審搏縛羽數束名也者羽無度量可計故入羽時以束計而受之引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縛者釋器文郭注云別羽數多少之名云其名音相近也者段玉裁云謂箴與審縛與搏縛與縛皆相近也洪頤煊云穆天子傳郭璞注十羽爲箴百羽爲縛十縛爲縛見周官廣韻注引用禮百羽爲搏十搏爲縛是箴審同聲字搏當作縛縛當作縛釋文縛劉音古本反劉昌宗本字作縛李鍾倫說同俞樾云就本經

論之搏搏並從專聲古音相同乃以爲百羽千羽之異名殊不可解疑周禮原文本作十搏爲抑蓋搏卽爾雅之搏揮卽爾雅之揮爾雅並從糸周禮並從手也鄭公孫揮字子羽其義卽取諸此後人因爾雅揮字從糸因改此經揮字作揮而傳寫又誤爲搏耳案洪俞說並通未知孰是爾雅之揮說文繫部作彙穆天子傳云天子於是戴羽百揮字與爾雅同竊疑此經劉昌宗音讀搏爲揮從爾雅讀耳所據本未必果作揮也郭注穆傳亦似依爾雅以改此經依鄭說則爾雅與此經字異而音相近各從其舊可也云一羽則有名蓋失之矣者以其一羽不能成束也爾雅釋文云孫同鄭意云蓋誤郭云凡物數無不從一爲始以爾雅不失周官未爲得也案今郭注無此語蓋郭音義之佚

文依鄭及孫炎義則爾雅當云十羽謂之觥百羽謂之樽十羽謂之輝今本十羽誤爲一羽以下積數遂遞誤郭則謂一羽亦得有名說雖可通但一羽古謂之羆九章算術粟米篇云買羽二千一百羆劉注云羆羽本也若然一羽不名羆足證鄭義矣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草貢出澤黃紵之屬可緝績者疏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者詩周南葛覃毛傳云葛所以爲絺綌精曰絺麤曰綌說文艸部云葛絺綌艸也糸部云絺細葛也綌粗葛也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是葛爲絺綌之材也賈疏云所以徵絺綌于山農者以其葛出于山故也其徵絺綌之材卽葛是也云凡葛征者江永云葛之

材惟中綿綌而又言凡葛征蓋蔓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云微
草貢之材于澤農者此卽問師入貢任處以澤事貢其物也農
當貢九穀而貢草木者澤農兼樹栽之事與常農不同也 注
云草貢出澤蒔紵之屬可糴績者者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
之物注云草葛蒔之屬是草貢之材卽謂蒔紵諸草皆澤所生
故於澤農征之蒔紵並詳典臬疏以權度受之以知輕重長短
也故書受或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疏注云以知輕重長短也
者賈疏云上角人滿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不須量故
以權度受之便知斤兩長短也詳大司徒疏云故書受或爲授
杜子春云當爲受者段玉裁云當爲受之爲當作從案段說是
也杜蓋以角人羽人及掌染草掌炭諸職並云受故定從之詳

大司徒疏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染草茅蒐橐蘆豕首紫蒯之屬

疏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者染草種類不一或以春或以秋各隨其時斂之也王安石云掌染草至掌蠹所微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注云染草茅蒐橐

蘆豕首紫蒯之屬者首舊本誤曰今據宋本正攷官注云染草蓋蒯象斗之屬此別言茅蒐等者染草眾多故鄭錯互舉之茅蒐卽蒯詳攷官疏橐蘆者說文木部云橐一曰宅橐木出弘農山也文選南都賦李注引郭璞注上林賦云橐橐蘆玉篇木部又作托橐橐宅托蘆蘆橐聲並相近皆卽一物橐蘆蓋木類其葉可染故通謂之染草攷官注之象斗亦木也劉向列仙傳云

陸通食蒙盧木實是爲木類之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云櫨
今黃櫨木也證類本草引陳藏器曰華子云黃櫨堪染黃生商
洛山谷葉圓木黃疑卽是木矣豕首者賈疏云爾雅云薊蕪
首郭注云本草曰薊蕪一名薊蕪蘭今江東呼豕首可以染
蠶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未審卽之所據也詒讓案神
農本草經云天名精一名蝦蕪藍一名豕首鍾襄謂豕首卽染
藍之草是也紫薊者爾雅云薊此草郭注云可以染紫一名薊
莫廣雅釋草云薊蕪草也神農本草經云紫草一名紫丹一
名紫芙陶注云今染紫者案紫薊蕪並音近字通說文草部
別說染黼黃之草單名蕪與薊莫異物類彙編漢書輿服志劉注引
徐廣云蕪草名也以染似綠又似紫此合薊蕪與莫爲一誤以

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疏
以待時而頒之者莊有可云頒之於染人也 注云權量以知
輕重多少者染草又不計長短故不用度也云時染夏之時者
據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夏爲五色以草染故知以其染之時
頒之不言染纁玄之時者彼注謂纁玄以石染不用草染故也
掌灰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
灰給辭練炭之所共多疏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者月
令云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此炭物之徵蓋亦以季秋入
之此徵令專據徵斂之令而言許宰夫疏 注云灰炭皆山澤
之農所出也者灰炭皆燒草木爲之故出於山澤之農賈疏云
灰炭既出山澤不云徵於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略而不言也

云灰給澣練者說文水部云澣濯衣垢也澣卽澣之俗謂以灰
濯布纓若雜記說總加灰爲錫深衣注謂用十五升布銀濯灰
怡是也練謂以灰練絲帛若輓氏陳絲以浼水注謂用灰泔水
又陳帛以櫛爲灰是也詳染人輓氏疏云炭之所共多者若宮
人共蠶炭之屬其待用者眾故所共者亦多也以權量受之以
其邦之用凡炭灰之事疏以其邦之用者惠士奇云掌炭掌灰
物炭物以其邦用掌荼掌聚荼及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掌蜃掌
斂互物蜃物以其闔壤之蜃蓋皆畜聚之物一時不可猝辦故
平時聚而斂之以待邦用邦事兼以其喪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其喪事其喪事者以著物也旣夕禮曰茵
著用荼疏掌以時聚荼者依大戴禮記夏小正說取茅荼以四

月取萑葦茶以七月是其時也 注云共喪事者以著物也者
士喪禮注云著充之以絮也案凡衣服茵席之複者中空而以
物充之並謂之著夏小正四月記茅秀之茶云取茶茶也者以
爲君薦蔣也又七月記萑葦之茶云灌茶茶萑葦之莠爲蔣褚
之也褚與著義同蔣卽茵也據小正說則二者之茶皆可以著
物矣引既夕禮曰茵著用茶者證喪紀用茶著物之事賈疏云
案既夕禮爲茵之法用細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
以茶極末入牖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
於茵上是也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茶茅莠疏
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疏徵野疏材之
物以待邦事者明此官別掌徵斂野生疏材以共祭祀賓客及

王以下之庶羞也云凡畜聚之物者委人文同彼注云瓜瓠菜
芋藥冬之具也詳彼疏江永云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藥物草
木爲之多蔬材畜聚中當有藥物入於醫師 注云茶茅莠者
殺官注同云蔬材之類也因使掌焉者以茶是草亦蔬材之類
故并使掌野蔬材之徵也云徵者徵於山澤者謂亦徵之於山
澤之農也云入於委人者賈疏云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蔬
材木材所斂者故知此掌茶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蠶掌斂互物蠶物以共鬲墻之蠶互物蚌蛤之屬鬲者塞也
將井枵先塞下以蠶藥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蠶炭言僭
天子也周掌斂互物蠶物者斂之於澤漁與數人墮人爲官職也賈
疏云以其互物是蠶之類故因類使兼掌之蠶物者共百事之蠶

與下共闔墳之蜃別注云互物蚌蛤之屬者蚌鼃人注作蚌
同蚌蛤並詳彼疏賈疏云案鼃人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
有甲蒭胡龜鼃之屬此後鄭互物爲蚌蛤者彼下文別有廩廩
卽蛤故從先鄭爲龜鼃至此則爲蚌蛤亦是有甲蒭胡故也云
闔猶塞也者說文門部云闔城曲重門也土部云堊塞也此闔
卽堊之借字淮南子兵略訓斥闔要遮許注云闔塞也云將井
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者禦釋文作御云本亦作禦案御禦字
通稻人注亦作禦則陸本非是井椁者士喪禮旣井椁注云匠
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賈疏云案士喪禮筮宅
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旣哭之則往施之竈中是未葬前井
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濕

也云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者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杜注云燒蛤爲炭以瘞壙賈疏云雖二王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之宜也祭祀其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疏注云飾祭器之屬也者賈疏云鄭摠云祭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蜃飾之知義然者左氏石尙來歸蜃是祭祀之器爲蜃也大行人云歸蜃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爲蜃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事也案後鄭說蜃器不以蜃灰飾賈說未審引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蜃器者彼文無器字鄭彼注引杜子

春云蜃水中蜃也又白爲說云蜃畫爲蜃形則不爲蜃飾此注引以證飾蜃之器則仍從杜說與木職注義小異引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蜃者三家經蜃並作蜃大宗伯司土兩注引亦並作蜃與此異者蓋鄭因蜃肉盛以蜃器遂改字引之詩大雅絲箋云春秋傳曰蜃宜社之肉彼引左氏說亦改蜃爲蜃與此同左傳杜注云蜃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此引以證祭祀用蜃之事云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者嫌蜃器卽以全蜃之甲爲器故釋之明以蜃甲爲飾也爾雅釋器云弓以蜃者謂之珖說文玉部云珖蜃甲也所以飾物也禮云佩刀天子玉珪而珖琕又云珪蜃屬禮佩刀士珪琕而珖琕蜃器之蜃卽珖琕之屬取其甲以綴祭器爲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卷三十一

文飾也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者先鄭直謂以蜃灰飾器令白不爲蜃甲飾器後鄭不從故引其說於後其白盛之蜃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疏注云盛猶成也者盛成聲同義通匠人注云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塗牆所以飾成宮室義與此同丁晏云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作盛公羊莊八年傳成者盛也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塗守職先鄭注云塗白也王廟寢悉爲塗牆卽用此蜃灰爲飾也云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者蛤卽蜃之小者鼃人籍魚鼃龜蜃先鄭注云籍謂以杖刺泥中搏之又杖字同嶺漢書郡國志東萊郡屬青州賈疏云蜃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取以爲灰故以蛤灰爲又灰也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園游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以宴樂
視之禁者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園游之獸游牧之獸疏注云園
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者天官敘官注云園御苑也游離宮
也敘官注云園今之苑蓋鄭意園本爲大苑於大苑之中別築
藩界爲小苑又於小苑之中爲宮室是爲離宮以其是園中游
觀之處故曰園游也賈疏云言離宮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
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案孟子文王
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百里並是田獵之處又書
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爲蒐狩
之常處也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囿是小苑觀處也案賈說非鄭
意也此囿自畎郊內豳圖言之唯游別爲小苑與囿不同耳委

人別有野圃在六遂以外則似非此官所掌詳天官敘官疏云養獸以宴樂視之者宴釋文作燕字通明此獸非徒其祭祀喪紀賓客俎豆之實亦以備王宴樂觀視之也云禁者其蕃衛也者謂囿游皆有蕃離爲禁衛使內獸不得奔逸外人亦不得私入文選西京賦薛注云禁禁人妄入也委人注亦謂苑囿有蕃離蕃藩字通賈疏云卽非守門者也其守門則墨者故關人云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鄭云墨者使守門是也鄭司農云囿游之獸游牧之獸者賈疏云此與後鄭義異謂獸之游非人游觀詒讓案先鄭以游爲游散繫牧爲義然天官敘官闢人囿游不言獸則游不主謂獸可知牧百獸備養眾物也今掖庭有鳥獸白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鳬鴈備焉疏牧百獸者與服不氏

爲官聯也賈疏云此於小園中牧養百獸言百者舉成數而言
注云備養眾物也者經言百獸明其種物眾多云今掖庭有
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鵲備焉者釋文云鶴又作鵠太
平御覽居處部引漢官典職云宮中苑育麋鹿麋鹿鳥獸百種
賈疏云雖以百獸爲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注引漢之掖庭有
鳥獸爲證也祭祀喪紀賓客其其生獸死獸之物疏祭祀喪紀
賓客其其生獸死獸之物者獸謂庖人之六獸中膳羞者白虎
通義諫諍篇說王者以荒減膳之事引禮云四穀不升損回獸
是王其膳之獸取之園也獸人亦云凡祭祀喪紀賓客其其死
獸生獸蓋同人主牧養獸人主搏取或園中所無則獸人別其
之二官相與爲官聯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果棗
李之屬蒹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疏掌國之場圃而樹
之果蓏珍異之物者卽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是也其地在郭
門之內凡種樹蔬菜麻桑果木以其食用者咸萃於是經唯言
樹果蓏者舉其一端互文以見義果蓏爲疏材之屬此官掌樹
郭內場圃之疏材與甸師其四郊之果蓏委人斂六遂以外之
疏材職掌皆互相備也賈疏云場圃連言場圃同地耳春夏爲
圃秋冬爲場其場因圃而爲之故並言之也案賈據敘官注義
也凡園地種時則爲園收刈之後則爲場與田首之場圃異詳
敘官及載師疏云以時斂而藏之者賈疏云案閭師云任圃以
樹事貢草木此場人又掌之者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場人徵

斂藏之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案賈說非也閭師總掌九職之貢場人則爲掌園地之專官草木之貢當閭師以法使場人斂之非場人唯掌其祭祀喪紀賓客之物也呂氏春秋仲秋紀云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高注云有司於周禮爲場人場協入也案場協入國語周語文韋注亦云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卽本此經爲說 注云果棗李之屬蘆瓜瓠之屬者卽師注云果桃李之屬蘆瓜瓠之屬說文瓜部云瓠瓠也棗亦木實瓠與瓠同爲瓜類此注與彼義同云珍異蒲桃枇杷之屬者皆果中之珍貴者文選上林賦云櫻桃蒲陶枇杷檮柿李注引郭璞云蒲陶似燕莫可作酒又引張揖云枇杷似斛樹長葉子如杏漢書西域傳云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蒲桃

即蒲陶也凡祭祀賓客其其果臝享亦如之享納牲疏凡祭祀

賓客其其果臝者與甸甸爲官聯也其之以與籩人爲籩賓也

注云享納牲者賈疏云享納牲謂祭祀宗廟二灌後君迎牲

納之於庭時后夫人薦朝事之豆籩豆籩中有果臝之物故云

享亦如之若然上言祭祀餘祭祀也案此注可疑依賈說則經

云享者專指宗廟之祭即大宗伯之六享也然上云祭祀廟享

當已該於其中至祭有納牲宗廟及天地大祭所同大宰云祀

五帝納享贊王牲事祀大神元亦如之鄭彼注亦以納牲釋享

是也今此注但云納牲則無以見其必爲宗廟況廟享后夫人

薦朝事之豆籩雖正在迎牲之時然薦豆籩與納牲自是二事

今但云納牲亦無以見朝事之有豆籩又證入四籩之賈朝事

之邊無果蓏用果蓏者乃是饋食之邊則與納牲節次尤不相
當注說究不可通所未詳也今以經文攷之祭祀之外別有所
謂享疑專指宗廟薦新言之亦卽大宗伯六享之以饋食享先
王也凡果蓏珍異新出或薦於寢廟若月令仲夏嘗黍羞以含
桃是也其禮殺於祭祀無迎尸裸獻之事故經云享亦如之明
所共與祭祀同而禮則異爾薦新亦通猶享互詳大宗伯疏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匪頒爲分分頒謂
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
粟疏掌九穀之數者總計一年穀入之數爲簿書若月令云舉
五穀之要但此官總掌九穀之數要而所藏則爲米故明堂位
魯有米廩少牢饋食禮注亦云廩人掌米人之藏者是也賈疏

云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云九穀者以廩人雖專主米亦兼主穀故以九穀言之也云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者國語周語云廩協出韋注云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案此以待匪頒賜稍食者卽協出之事也沈彤云設爲米粟委積之通稱凡官所食與之田而令自取惟封邑頒掌地爲然其餘則皆收其穀而給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邦用卽匪頒賜稍食之屬匪頒中祿居大半稍食則食之小者是藏米於廩藏粟於倉積委積於場以待分給也楚語觀射父云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人焉以食萬官止謂是也 注云匪讀爲分者段玉裁云匪頒字始見於大宰九式注鄭司農云匪分也此則徑讀

匪爲分與仲師說小異亦令互相足也非字有分背之義微與
文二韻字多互轉匪得讀爲分猶繫分聲得讀爲微也案段說
是也匪卽美之段借字詳大宰疏云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
也者大宰匪頒之式注云王所分賜羣臣也江永沈彤金榜曾
釗並謂匪頒當爲羣臣之祿是也蓋匪頒本以頒祿爲最大而
稍食及委積賜賚之有常秩者亦適合於其中此經雖別出稍
食而祿賜則不容略注唯舉委積者似鄭誤以白官之祿屬稍
食義殊不及大宰注之咳又注云委人之職諸委積江永曾釗
並謂委人無粟米疑其未埒沈彤則謂委人當爲遺人之誤沈
校是也遺人云掌國之委積以待施惠有鄉里門閭郊里野鄙
縣都諸委積鄭彼注云委積者庠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

以其餘其之與此注義相應彼賦末又云凡委積之事以時頒之故鄭據以釋此匪頒若委人之委積既無粟米文又不及造人之備鄭不當舍彼而從此矣又案造人諸委積首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處則於此經常有頒賜之科又委人云凡其余聚以待頒賜賜爲好賜與頒爲常賜不同則此匪頒賜賜二者之內通有委積注專以委積釋匪頒於義亦未析也云賜賜謂王所賜予者賜與鄉師云賜萬民之難處義同謂臣民有不足則王賜給之賜謂以恩澤賜之卽大府之賜予內饗之好賜是也孟子萬章篇云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趙注云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周與賜同若然賜賜二事小異鄭通釋之耳呂氏春秋季春紀高注云周賜也

亦以賜釋周與鄭義略同經凡云賜者並爲好賜詳大宰膳夫疏云給好用之式也者謂賜賜當入好用之式賈疏云此卽九式之中九曰好用之式是也故彼注好用燕好所賜予也云稍食祿稟者官正注同賈疏云此卽司士以功詔祿又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之類是也江永云統言匪頒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爲匪頒在官工役之稟爲稍食案江說是也稍食猶言稟食與祿異孟子萬章篇云原人繼粟此卽原人掌稟食之說鄭賈說並非是詳官正疏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計也疏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者禮器云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注云用年之豐凶也案周書羅匡篇有成年年儉年饑大荒

四等登降之法卽以年上下數邦用之事賈疏云上下卽豐凶
廩人之官以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足否
若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云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者
賈疏云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詔告在上用穀之法以治年之
凶豐此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杪者是也 注云數猶計
也者說文支部云數計也此云猶者鄭蓋以數本爲算數引申
爲計算之義與許少異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
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疏凡萬
民之食食者者此卽上文所謂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
邦用之豐殺與民食之足否事常相因也賈疏云此謂給萬民
糧食之法食食謂民食國家糧食者江永云通計萬民之食非

謂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案江說是也曾釗說同云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者賈疏云上謂大豐年也中謂中豐年下謂少儉年雖此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孔廣森云漢食貨志曰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中孰自三下孰自倍此經月食二鬴者爲粟一石二斗八升尙未能及月一石半故謂之下歲矣 注云此皆

謂一月食米也者膳夫食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謂通計民每口一月所食米之數也賈疏謂頒祿古今皆月月給請故知此皆一月食米失之云六斗四升曰鬴者槩氏陶人注義並同說文鬲部云鬴鍤屬也重文釜鬴或从金父聲左昭三年傳晏子曰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謂齊舊量釜六斗四升陳氏新量釜
八斗鄭以齊舊量卽周量故據以爲釋一釜凡爲區者四爲豆
者十六通六斗四升也以此計之則月食四鬴者二石五斗六
升以三十日除之口食八升五合又三分合之一月食三鬴者
一石九斗二升日食六升四合靈樞經云人食一日中五升與
此相近月食二鬴者一石二斗八升日食四升二合又三分合
之二旣夕記說喪食飲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云二十兩
日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是喪食日二升一合弱此下
歲之食倍於彼也沈彤云律呂新書漢量與周同而漢量有容
二斗七升者當今五升四合有容六升者當今一升二合是古

之十當今之二也問若璩說同案依沈說則此經上歲人日食一升七合有奇中歲人日食一升二合有奇下歲人日食八合有奇也至左傳陳氏新量之釜杜云容八斗實當爲十斗管子海王篇云鹽百升而成釜卽十斗之釜與石同故國蓄篇云中歲之穀糴石十錢大男食四石大女食三石吾子食二石與此經四鬴三鬴二鬴差數雖巧合然以漢志李悝說人食月一石半計之大男月食必無四石之多管子之說殆不可信非徒釜數與此經不相應也詳臧氏疏若食不能人二鬴則合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疏若食不能人二鬴者謂不及下歲則當治荒政而節法用云則合邦移民就穀者卽大司徒大荒令移民之事云詔王殺邦用者謂殺九

式之用若十二荒政之管禮及士師荒敗之法皆是也 注云
就穀就都鄙之有者者大司徒注云辟災就有是也逸周書文
酌篇云因親就年亦此義賈疏云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
公邑純屬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若民有不能人二鬴之歲移
民就賤當先嚮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因乃出嚮畿外也
故知就都鄙者也云穀猶減也者廣雅釋詁云穀減也此亦引
申之義故云猶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
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疏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
其糧與其食者與遣人委人爲官聯也師役謂軍旅起徒役大
會同百官六軍從行故皆須治糧食晏子春秋問下篇孟子梁
惠王篇並云師行而糧食是也王昭禹云莊子逍遙游篇曰適

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日聚糧謂計口而爲之糧食也
注云行道曰糧謂糲也者說文米部云糧穀也糲乾飯也釋名
釋飲食云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孟子梁惠王篇云詩云乃積乃
倉乃裹糲糧于橐于橐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
以爰方啓行趙注云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賈疏云尙書費
誓云峙乃糲糧卽糲也程瑤田云方言凡以火乾之穀之類關
西隴冀以往謂之糲公羊傳魯昭公走之齊高子執簞食與四
挺肺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饑未就敢致糲於從
者何休注糲糲也疏云若今之糲米屈原賦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糲芳王逸注糲糲也說文糲乾也蓋卽方言火乾
之糲也云止居曰食謂米也者賈疏云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日食謂此廩人米也**大祭祀則其其接盛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疏**大祭祀者亦謂天地宗廟之等云則其其接盛者釋文出則扱二字云依注音扱盧文弨云陸所見本當是則接盛無其其二字觀注云扱以授春人春之春人職云祭祀其其盛盛之米然卽非廩人其之明矣注疏本係誤衍案盧說近是賈疏云此卽廩人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祀之用者也 注云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者一宋婺州本嘉靖本作壹各本並作一與釋文合今據正惠士奇云祭禮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士昏禮託文賈疏謂讀如特牲少牢誤段玉裁云及聲在古音侵鹽添部妾聲在古音覃

談成街嚴凡部聲類同也云扱以授春人春之者賈疏云此糴
米與春人春之當須扱與春人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扱收也廩
雅釋詁云扱取也謂扱取穀粟於倉以授春人公羊文十三年
傳說魯祭周公盛魯公肅羣公廩何注云盛者新穀肅者故上
一新也廩者連陳於新上財令半相連爾此王國大祭祀之盛
當皆用新者其春雷亦尤精絜詩大雅召旻鄭箋云米之率糲
十稗九鑒八侍御七然則祭祀之盛其侍御米與云大祭祀之
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者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敗
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鄭彼注云重粢盛
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是也國語周語
號文公說藉田之禮云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五百四十九

韋注云廩御廩也一名神倉鍾聚也謂爲廩以藏土所藉田以奉粢盛也穀梁桓十四年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注云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此經無三宮舂米之文依穀梁說則御廩所藏者亦已舂之米鄭云穀者穀與米散文則通御廩既藏米又與舂人者或當如賈說廩藏麤米將用復與舂人更精舂之與云不以給小用者明它小用之穀別廩藏之不入御廩神倉也賈疏云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

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疏掌平宮中之政者莊
存與云舍人有米有粟平宮中之政王宮也北宮也外內朝宐
食也司祿則給百官百執事之分頒稍食也其廩人各不同賈
疏云舍人摠主給米之事而掌平王宮中之政謂平其給米多
少不得特多特少也云分其財守者賈疏云財卽米也故喪大
記云納財朝一溢米亦謂米爲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守禁之
所使頒與所使守之人云以灋掌其出入者灋卽大宰九式匪
頒之式此官所掌以爲官法者也賈疏云出謂米出於廩人以
出給人謂其有空缺則還入廩人皆當以法不可虛也注云
政謂用穀之政也者卽後注云用穀之多少是也謂計其人數
多寡爵秩高下以定祿食用穀多少之法數云分其財守者計

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者大宰注云財泉穀也沈彤云古者穀幣貨賄通謂之財此則專指穀也賈疏云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此二官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之數故也案鄭賈以宮正掌宮中眾寡之稍食內宰掌王正內之稍食亦各有府藏故知分送二官使守而頒之云而行出於廩人者以廩人掌匪頒稍食之穀宮正內宰特依數爲書契頒之其穀則出於廩人也云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者謂官吏有遷黜物故更代者未上則爲空缺不須給祿食舍人則計其數收還仍入於廩人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方日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疏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者賈疏云天地宗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江永云簠

盛黍稷爲正饌簠盛稻粱爲加饌天子八簠諸侯六簠簠之數未聞凡賓客之禮簠皆少於簠則祭時宜亦放此天子蓋四簠諸侯蓋二簠天子用六黍有麥苽蓋亦盛之於簠案江說甚嚴但祭統說天子祭禮詩小雅伐木說天子饋食皆云八簠而盛穀無文唯秦風權輿說諸侯食禮每食四簠毛傳云四簠黍稷稻粱玉藻注說諸侯朔月四簠義同孔疏謂天子朔月當六簠黍稷稻粱麥苽若盛食則八簠當加以稻粱也依毛鄭孔說則六穀通盛於簠玉藻疏引皇侃說則謂稻粱宜盛於簠與掌客注義合江氏略本皇義兩說並通未知孰是也 注云方曰簠圖曰簠者賈疏云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簠簠注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簠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五百四十九

升者瓶人云爲簋實一穀豆實三而成菹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爲之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案賈所述易損象義並據鄭易注文論語公冶長皇疏說同凡器方圓並當據外言錢亦內方外圓而稱圓法是其比例賈說深得鄭旨毛詩小雅伐木篇陳饋入簋傳云圓曰簋是鄭所本說文竹部云簋黍稷圓器也簋黍稷方器也又淮南子秦族訓許注云器方中者爲簋圓中者爲簋也是許君謂外圓內方者爲簋內圓外方者爲簋其說與鄭正相反蓋師說不同陸氏詩秦風釋文從鄭義禮聘禮釋文從許義案聘禮二竹簋方注云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依禮經文則鄭義竭不可易

否則竹簋不當特言方爲殊異之詞矣。韋氏三禮圖引舊圖云：外方內圓曰簋，內方外圓曰簠。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赤。中此說亦與鄭同。至御覽器物部引三禮圖云：簠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蓋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盛稻粱。案此所說簠簋形制，旣違鄭義，又與禮經不合。或御覽傳寫互譌，其云蓋象龜形尤誤。戴震云：禮器管仲鏤簠注云：鏤簠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爾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雜記注云：鏤簠刻爲蟲獸也。少牢饋食禮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中歐陽氏集古錄曰：簠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

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
 於其蓋刻爲龜形與眞古蓋不同案集古所云但於其蓋刻爲
 龜形者卽三禮圖之敦與簋蓋皆以蓋頂作一小龜足也其說
 始於儀禮疏誤解鄭注飾蓋象龜一蓋字蓋之爲言意疑未定
 之辭無正文也案戴說極精足正舊說之誤胡培輩說同云盛
 黍稷稻粱器者掌客注云簋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此愬言之
 故云黍稷稻粱器許說與鄭亦相反鄭是也詳掌客疏賓客亦
 如之其其禮車米芻禾禮致饗餼之禮疏賓客亦如之者
 賈疏云亦有簋簋實之陳之事言實之陳之則據饗餼及饗食
 之時也 注云禮致饗餼之禮者操觴禮記以致饗餼爲歸大
 禮故知禮卽致饗餼也又掌客注以殽積爲致賓客之小禮亦

有車米芻禾此禮內當亦略之矣賈疏云案聘禮曰致饗使卿
韋弁歸饗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
車芻薪倍禾又案掌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
十車芻薪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言陳是其
饗餼車米筥米芻禾所陳多少之事詒讓案國語周語云周之
秩官曰敵國賓至廩人獻餼司馬陳芻韋注云生日餼禾米也
案饗餼之禾米本舍人共致之彼云廩人者以舍人卽廩人之
屬故通言之也芻亦此官共之司馬但主其陳設之事凡賓客
車米筥米芻禾陳數並詳掌客疏喪紀其飯米熬穀飯所以實
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

者錯于棺旁所以祓蟣蟣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簋大夫三種六簋士二種四簋加魚腊焉疏喪紀共飯米熬穀者與典瑞大祝小祝爲官聯也凡大喪共飯米與大祝共熬穀與小祝飯米謂生米故荀子禮論篇云飯用生稻明天子用黍米亦生可知熬穀則未舂之穀說文火部云熬乾煎也注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彼注云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白虎通義廟祫篇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云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凡喪禮有飯有含二者不同天子飯用玉稊米不用貝並詳典瑞疏云君用梁大夫用稊士用梁者據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梁士沐梁爲說也賈疏云彼據沐時所用今引證飯者但飯

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是以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筭稻
米一豆實於篚據飯舍所用下卽云祝漸米管人受潘煮于釜
外御者沐又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其三者用米同故引沐法
以證飯也但喪大記注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以其士喪禮諸侯
之士沐稻喪大記注又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
黍也案賈據喪大記注及士喪禮謂天子士與諸侯士所用米
異是也檀弓孔疏說同穀梁隱元年楊疏謂大夫士同用稷非
鄭義也云皆四升者一豆之實也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于篚
鄭彼注云豆四升鄭意飯米雖貴賤所用不同然其實篚則無
貴賤並用一豆故云皆四升也云實者唯盈者其實之以盈口
爲度不必盡四升也士喪禮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

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鄭彼注云唯盈取滿而已是也云熬
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小
祝注義同鄭喪大記注云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
蚍蜉使不至棺也孔疏云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
氣食穀不侵尸也詒讓案錯於棺旁者論語爲政篇集解引包
咸云錯置也謂大斂後殯棺於西階而置此熬於棺之四旁也
引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
腊焉者賈疏云見尊卑用筐穀多少不同之意鄭彼注引士喪
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知以梁君四
種加以稻四筐則首尾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
祿六種中筐首尾亦各一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詒讓案等人

有糞黃白黑卽熬麥泉稻黍若然天子熬穀或當有糞與以歲
時縣種黍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
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
疏以歲時縣種黍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者賈疏云內宰注
云先種後孰謂之種後種先孰謂之稈彼內宰上春后獻種示
不敗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子卽縣之以
至春獻之注云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者凡穀種得溼鬱
則萌蘖而微敗故必高縣之使其風氣燥達則種良而易生也
齊民要術收種篇云凡五穀種子溼鬱則不生生者亦尋死粟
黍稷粱秫常歲歲別收選好穗純色者則刈高縣之至春治取
別種以擬明年種子卽縣種之事鄭司農云春王當耕于藉則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平定學社本

五百四十八

后獻其種也者于亦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釋經春獻種之義明
王所耕於藉田者卽此舍人所縣后所獻之種也云后獻其種
見內宰職者內宰云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柞之種
而獻之于王是也**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九穀六米別爲書疏
掌米粟之出入者謂諸穀米粟出入之事也已春者爲米未春
者爲粟說文米部云米粟實也鹵部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
之爲言續也米粟本專屬梁段借爲諸穀之通稱程瑤田云以
粟主九穀因爲諸穀之總名義與倉人職同賈不知乃云正言
粟卽黍也夫黍稷也以粟爲黍是以粟爲稷此說蓋据爾雅郭
注云江東呼粟爲稷孫炎注亦云稷卽粟也乃漢世訓詁相承
之語孔穎達於曲禮覆曰明黍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

又云說文秬字注稻一秬爲粟二十升禾黍則一秬爲粟十六升大半升稻黍之實亦曰粟假借通稱也案程說足正賈疏之誤粟之本義卽九穀之梁非稷也詳大宰及倉人疏 注云九穀六米別爲書者賈疏云九穀之名已見大宰注今云六米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菰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六米別爲書釋經辨其物也程瑤田云考小宗伯及春人注並以麥爲盤盥實是麥有米明矣光武自無雙亭至南宮馮異復進麥飯菹蒻飯則米爲之也說文記陳楚之間相謁食麥飯曰糞方言亦曰陳楚之內相謁而食麥餽謂之糞說文言麥飯方言言麥餽蓋皆言麥有米也但今世麥皆礱之爲麴其春米炊飯則久失其節度矣若豆大小雖異其無米則

一余以爲穀中無米者或指麻與大小豆耳六米斷指食醫之六穀賈釋鄭義恐未得其審案程說是也後饌人六食注云六穀之飯膳夫食用六穀先鄭注亦依食醫爲釋有麥無大豆則賈說之誤明矣歲終則會計其政政用穀之多少疏歲終則會計其政者正米粟之歲會亦卽此官之官成也 注云政用穀之多少者此官掌穀用出入之政故歲終總會計之則知其多少之凡目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疏掌粟入之藏者謂凡入粟於國者並藏於倉人也莊存與云倉藏粟不藏米 注云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者以下文云辨九穀而此云掌粟入之藏偏舉其一故釋之也程瑤田云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

曰梁鄭注大宰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梁卽粟
矣史記索隱載三倉云梁好粟其證也案程說是也賈疏亦以
粟爲稷誤詳舍人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
漙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路
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疏以待邦用者卽匪頒賜賚稍食
之用詳虞人疏注云止猶殺也者猶虞人殺邦用之殺謂減
省之也云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者此
亦注用今字作法也賈疏云案上遺人注委積者虞人倉人計
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則彼委積是言
用以此餘者爲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止彼餘法
用故鄭據遺人而言焉彼遺人注云賦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

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惠士奇云凶年則鄉里門關郊里野鄙縣都皆不入委積蓋凶荒札喪則國無征故止餘法用而以豐年之所藏頒之詒讓案法用之正者卽外府云邦之用凡有法者是也鄭以經云止餘法用明邦用之正者不殺與廩人食不能二補殺邦用異也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謂喪戎疏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者穀積謂九穀之委積國語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注云庾露積穀也此官掌倉庾故其穀積別於委人所共爲芻橐之積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廬有飲食三十里路室有委五十里候館有積此官與彼爲官聯也 注云大事謂喪戎者賈疏云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視與戎不言喪事今此喪戎不言視者此經云共道路惟

軍戎及喪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言焉祭祀遠無過在近郊之內無在道其糧之事故不言祭祀也

司祿閭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疏掌巡邦野之稼者程瑤川云詩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積此對文稼積異也司稼云巡野觀稼則兼種與斂言之詩甫田曾孫之稼如茨如梁箋云稼禾也謂有稂者也是斂亦可曰稼蓋散文則通矣案程說是也說文禾部云稼禾之秀實爲稼一日在野曰稼許亦據斂時言之云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者穀類衆多大總言之大宰謂之九穀每穀又各

有物色種別之異此官皆徧知其名吳越春秋云稷相五土之
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粱麥豆稻各得其理是也云
以爲噐而縣于邑問者法謂稼法亦此官之官法也秋官敘官
脩問氏注云問謂里門此邑問亦卽邑中之里門與小司徒四
井爲邑大司徒五比爲閭並異 注云周猶徧也者司會注同
云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爲法也者此亦注
用今字作法也下同種所宜之地若大司徒五地十有二壤及
職方氏九州凡水陸鹹淡堅柔各有所宜之種故縣以示之以
爲種植之法縣卽謂縣法與舍人縣種植之種事異月令孟春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陸
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致道民必躬親之注云田謂田陵

主農之官也案此經無田畷疑是冬官之屬此官蓋亦與彼爲
官聯也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澧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
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
澧者賈疏云此觀稼亦謂秋熟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
而出稅斂之法詒讓案斂法謂賦斂之正供亦此官之官法又
卽周之徹法也載師任地之法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以地之遠近爲稅法之差也司稼以年之
上下出斂法此又以年之豐歉爲稅法之差也二官蓋互相備
依漢書食貨志引李悝說百畝平歲收百五十石十一之稅十
五石以此率準之則平歲百畝之斂近郊十五石遠郊二十二
石五斗甸稍縣都約三十石而歲豐所收增於平歲則所斂亦

增歲穀所收減於平歲則所斂亦減蓋皆以地遠近與年上下互劑之此周徹法雖不及殷助法而實善於夏之貢法也徹爲周賦斂之正法自來說者皆止援孟子爲釋而不知求其義於此遂多誤解互詳載師匠人疏 注云斂法者豐年從正者賈疏云年雖豐與中平一皆從正法十一而稅之也案正法卽載師所說十一至二十三等法是也依鄭賈說蓋謂豐歲亦依平歲所斂之數不增也然此經斂法有定率而無定數與夏貢法不同則豐年之斂似宜增於平歲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孟子滕文公篇龍子亦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是也依漢志李悝說上孰百晦收六百石則十一之斂宜六十石中孰收四百五十石則斂宜四十五石下孰收

三百石則斂宜三十石然所斂雖倍增而於十一之率則固無所溢亦是不得謂之非正法也管子大匡篇云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此雖非周法然亦可證稅法隨年上下不無增減矣云凶荒則損者大司徒十二荒政二曰薄征先鄭注云薄征輕租稅是也賈疏云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於十一而稅之案依漢志李悝說小饑百斛收百石則十一之斂宜十石中饑收七十石則斂宜七石大饑收三十石則斂宜三石然則饑年所斂雖大損而於十一之率則亦無所減惟大饑或當弛征不必有三石之斂耳鄭賈謂熟歲減於十一之率是小饑收百石而斂不及十石似非周之本法也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賈疏云鄭舉漢法

以況義十傷二三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法也孔廣森云前漢成帝紀曰郡國被災十四已上毋收田租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已上勿收田租芻桑有不滿者以實除之不滿卽謂傷十分之二三者就其餘見減半稅之也何武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已上免至安帝永初七年蝗災傷稼十五已上乃得勿租是則漢之末造征斂稍稍重矣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均謂度其多少調稟其艱阨興所徵賦疏掌均萬民之食者亦蒙上以年之上下爲文均食者謂平民閒糴糶興積之法與上斂法爲賦稅異周書大匡篇云

數日以食食均有賦卽凶荒均民食之事也漢食貨志引李悝
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善平糴者必
謹糴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
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
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
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
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李悝平糴之法亦此官均民食之一也
云而糴其急而平其興者此卽旅師興積之事凡民食不足則
以所積者糴貸之其有贏餘者則案法數平其興發之政使無
不均之患

注云均謂度其多少者釋文度下有平字疑今本

誤稅內宰均其稍食注云均猶調度也此義與彼同多少若廩人所云四鬴三鬴二鬴之屬云鬴稟其鬴既者鄉師云鬴萬民之鬴既者是也稟謂給其食鬴與周同詳鄉師廩人疏云鬴所徵賦者旅師注云縣官徵聚物曰鬴今云軍鬴是也江永云鬴起也發也謂鬴急之時平其所鬴發之廩食猶旅師平糶其鬴積也注謂鬴所徵賦非也案江說本王與之是也方苞說同賈疏謂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則仍是出斂法之事非所謂平糶矣

春人掌其米物米物言非一米疏掌其米物者謂春穀成米而其之也注云米物言非一米者舍人注九穀有六米此春人並其之也祭祀其其盛盛之米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

爲簠簋實疏祭祀其其盥盛之米者其謂春人共生米與鮪人
次之也釋文云盥音案注同本亦作案案經當作盥注當作案
陸賈本經注並作盥或本經注並作案皆非也許甸師小宗伯
疏注云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者阮元云
當作案盛案阮校是也凡經作盥注並讀爲案甸師小宗伯肆
師大祝注並同案稷也因以爲祭穀之通稱亦詳甸師疏賈疏
云器實曰盥則黍稷稻粱是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故鄭摠
言盥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爲簠簋之實
也賓客其其牢禮之米謂可以實筐筥疏賓客其其牢禮之米
者賓客至致禮有牢者也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其其牢禮積膳
之牛注云牢禮殯養也此經牢禮則有養而無殯以殯無筐筥

之米也其積有筐米則亦舂人共之 注云謂可以實筐筥者
凡禮之通例致禮於賓客等熟食並實於簠簋生米並實於筐
筥實筥者卽舍人之筥米致饗飪時所陳者也實筐者掌客注
說致積云簠簋之實米實於筐是也賈疏云鄉云實筐筥知非
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俟伯車米三十子男車米二十非舂
人所供故知惟謂筐筥者也若然車米出於民稅故禹貢云五
百里納米是也凡饗食其其食米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
疏凡饗食其其食米者此亦謂共與饌人炊之 注云饗有食
米則饗禮兼燕與食者謂若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
食禮無燕饗則兼有食蓋大饗與祭祀同亦有饌食之節是九
獻之外兼有食之九舉矣其燕禮尤輕則唯有獻而無食也鄭

以饗禮今亡故據此文推之賈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
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掌凡米事疏掌
凡米事者謂凡春枕之事春人悉掌之也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炊而共之疏饌人者無饌字同敘官故書
亦如是而鄭從今書作饌此古今書蓋同作饌故鄭亦從之嘉
靖本依敘官改饌非也槁人注亦作饌可證詳敘官疏注云
炊而共之者對春人祭祀共其齎盛之米爲生米不炊者也凡
祭祀之齊盛皆於竈炊之士虞禮特牲饋食禮謂之饌饌少牢
饋食禮謂之燎饌是也此官既於饌饌炊米爲食則其與舍人
實之共王及后之六食六食六穀之飯疏共王及后之六食者
亦炊而共之也此官亦掌共世子之食經不言者文略注云

六食六穀之飯者膳夫云食用六穀注云食飯也詳彼疏凡賓客其其簋簋之實謂致饗饗疏注云謂致殯饗者賈疏云下云饗食亦如之故知此是殯饗也饗食亦如之

稿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冗食者謂畱治文書者今尙書之屬諸直上者疏稿人者稿嘉靖本作橐今從釋文唐石經宋本余本橐本正岳本作稿尤非敘官作橐人先鄭讀爲稿師之稿此作稿人與彼異者此故書本不誤故二鄭不著其改讀之說唐石經敘官作橐此作稿兩文不同自是鄭本之舊凡本橐字與敘官不必皆相應若上卿人敘官作饗人卽其比例寫

靖本蓋後人依敘官改非其舊也若鄭本作棗則注語宜無棗
讀爲稿之文足以明之今定從石經爲正詳敘官疏 注云外
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者卽小司寇掌外朝之政朝士掌邦
外朝之法是也朝士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詳彼疏
賈疏云天子三朝路寢庭朝是國宗人嘉事之朝大僕掌之又
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士掌之又有一外朝在皋門內庫門
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
據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云今司徒
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
存者與者鄭舉漢法爲況朝士注云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
會殿亦古之外朝哉說與此同王應麟云續漢志熹平四年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四先建學此本

五十四

馮光陳冕言麻元不正詔以羣臣會司徒府議注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待中西北近公卿與光冕相難問是非焉又百官志注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欲號府應劭曰丞相舊位在長安時府有四出門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大尉司空仰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爲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周禮外朝干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詒讓案據劉昭所引則干注說與

鄭同疑晉時猶沿漢制也鄭言此者謂漢亦有外朝與宮內之朝爲二故舉以與周制外內朝相況實則周外朝無宮室與漢大會殿小異也云內朝路門外之朝也者卽大宰宰夫之治朝也對庫門外之朝則爲內朝詳大宰及朝士疏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尙書之屬諸直上者者說文宀部云冗楹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冗食段玉裁云周書蓋周禮轉寫之誤宮中之冗食似涉校人宮中之稍食而誤賈疏云亦引漢法說之謂以次當直畱在朝宿不遠須以食供之冗食者冗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冗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家食棄人世之因名冗食者孔廣森云尙書散屬漢時號冗官申屠嘉傳曰外墺垣故冗官居其中是也官無常員其給食亦無

常例就謂之宐食成帝河平四年詔避水它郡國在所宐食之
文穎注宐散也案孔說是也此宐食卽在官府服公事之人以
事畱外內朝者故官共其食以其爲散吏故謂之宐食也其公
卿大夫等以事畱宮中不遑退食者則內饗共之非槁人所掌
詳內饗疏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士庶子卿大夫士之
子弟宿衛王宮者疏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者此與外
饗爲官廩也共其食者亦饗兼食禮之證耆老通四等之老言
之賈疏謂專指死王事者之父說未該詳外饗疏注云士庶
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明士庶子眾多不宿衛者
無饗禮也官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先鄭注云庶子宿衛之官後
鄭注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此

注云卿大夫士之子弟亦卽指諸吏之適子庶子也今案凡卿大夫士之子已命者爲士未命而在官者爲庶子後鄭以適庶分士庶子非也詳宮伯疏掌豭祭祀之大養犬豕曰豭不於饌人言者其至尊雖潘醢羹餘不可褻也疏掌豭祭祀之大者此亦謂將祭之前別繫者與充人爲官聯也注云養犬豕曰豭

者說文豕部云豭以穀圉養豕也又口部云圉豕廁也豭卽豕之隸變少儀云君子不食困腹注云周禮作豭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賈逵左傳注云豭養也穀食曰豭孟子告子篇趙注云草食曰芻穀食曰豭是豭本爲養豕之名通言之凡穀食之牲皆謂之豭以對草食之牲謂之芻故養犬亦稱豭墨子天志上篇云莫不犧牛羊豭犬彘絮爲菜盛酒

禮以祭視上帝鬼神是也此不言豢豕者司空奉豕疑冬官別有豕人豢之云不於饌人言者其至尊雖其潘滿莛餘不可棄也者釋文云潘本或作蕃莛本亦作殘案內則云煇潘請饌鄭注云潘米潤也說文水部云潘漸米汁也潘潘也廣雅釋器云泔潘泔也泔與潘通莛餘者易賁爻辭束帛莛莛釋文引子夏傳作殘殘呂覽權勳篇高注云殘餘也說文占部云泔禽獸所食餘也莛殘並泔之借字賈疏云以其饌人所炊米爲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米之潘潘莛餘亦不得棄之與犬故於此言之也